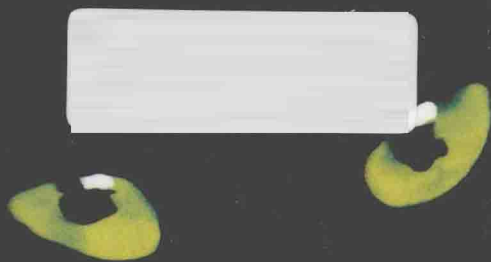




# 狼图腾

修订版

姜戎 著





# 狼图腾

姜戎 著

修订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图腾 / 姜戎著. — 修订本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354-7689-0

I. ①狼…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931 号

选题策划: 安波舜  
责任编辑: 金丽红 黎波 张维  
装帧设计: 张清工作室 郭璐  
媒体运营: 银铃 刘冲  
责任印制: 张志杰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10  
传真: 027-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5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  
字数: 511 千字

---

定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 编者荐言

# 享用狼图腾的精神盛宴

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阅读此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因为它的厚重，因为它的不可再现。因为任由蒙古铁骑和蒙古狼群纵横驰骋的游牧草原正在或者已经消失，所有那些有关狼的传说和故事正在从我们的记忆中退化，留给我们和后代的仅仅是一些道德诅咒和刻毒谩骂的文字符号。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物质一样，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

因而，能够在自然式微，物种迅速减少，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雌化的今天，读到《狼图腾》这样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小说，实在是当代读者的幸运。千百年来，占据正统主导地位的鸿学巨儒，畏狼如虎、憎狼为灾，汉文化中存在着太多对狼的误解与偏见，更遑论为狼写一部书，与狼为伍探微求真了。

感谢本书的作者姜戎先生。30多年前，作为一名北京知青，他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直到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在草原；他钻过狼洞，掏过狼崽，养过小狼，与狼战斗过，也与狼缠绵过。并与他亲爱的小狼共同患难，经历了青年时代痛苦的精神“游牧”。蒙古狼带他穿过了历史的千年迷雾，径直来到谜团的中心。是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才能和顽强不屈的性格、草原人对狼的爱和恨、狼的神奇魔力，使姜戎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与楷模；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

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驯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蒙古民族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以及狼嚎、狼耳、狼眼、狼食、狼烟、狼旗……有关狼的种种细节，均使作者沉迷于其中，从而进行了30余年的研究与思索，写出了这部有关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的长篇小说。如今，正值中国社会转型，而农耕文明衍生的国民性格已成其沉重羁绊之时，学者姜戎终于为他这一部倾其半生心血的鸿篇巨制画上句号，最终完成了他再现“狼图腾”的使命，成为“有关狼的真理的终结者”。

本书由几十个有机连贯的“狼故事”一气呵成，情节紧张激烈而又新奇神秘。读者可从书中每一篇章、每个细节中攫取强烈的阅读快感，令人欲罢不能。那些精灵一般的蒙古草原狼随时从书中呼啸而出：狼的每一次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高超战术；狼对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狼的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狼族中的友爱亲情；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倔强可爱的小狼在失去自由后艰难的成长过程——无不使我们联想到人类，进而思考人类历史中那些迄今悬置未解的一个个疑问：当年区区十几万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中华民族今日辽阔疆土由来的深层原因？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从古至今不崇拜马图腾而信奉狼图腾？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于是，我们不能不追思遥想，不能不面对我们曾经辉煌也曾经破碎的山河和历史发出叩问：华夏民族的龙图腾是否将从此揭秘？

姜戎

2004年3月



“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汉书·匈奴传》

当陈阵在雪窝里用单筒望远镜镜头，套住了一头大狼的时候，他看到了蒙古草原狼钢锥一样的目光。陈阵全身的汗毛又像豪猪的毫刺一般竖了起来，几乎将衬衫撑离了皮肉。毕利格老人就在他的身边，陈阵这次已没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但是，身上的冷汗还是顺着竖起的汗毛孔渗了出来。虽然陈阵来到草原已经两年，可他还是惧怕蒙古草原上的巨狼和狼群。在这远离营盘的深山，面对这么大的一群狼，他嘴里呼出的霜气都颤抖起来。陈阵和毕利格老人，这会儿手上没有枪，没有长刀，没有套马杆，甚至连一副马镫这样的铁家伙也没有。他们只有两根马棒，万一狼群嗅出他们的人气，那他俩可能就要提前天葬了。

陈阵又哆哆嗦嗦地吐出半口气，才侧头去看老人。毕利格正用另一只单筒望远镜观察着狼群的包围圈。老人压低声音说：就你这点胆子咋成？跟羊一样。你们汉人就是从骨子里怕狼，要不汉人怎么一到草原就净打败仗。老人见陈阵不吱声，便侧头小声喝道：这会儿可别吓慌了神，弄出点儿动静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陈阵点了一下头，用手抓了一把雪，雪在他的掌心被捏成了一坨冰。

侧对面的山坡上，大群的黄羊仍在警惕地抢草吃，但似乎还没有发现狼群的阴谋。狼群包围线的一端已越来越靠近两人的雪窝，陈阵一动也不敢动，他感到自己几乎冻成了一具冰雕……

这是陈阵在草原上第二次遇到大狼群。此刻，第一次与狼群遭遇的惊悸又颤遍他的全身。他相信任何一个汉人经历过那种遭遇，他的胆囊也不可能完好无损。

两年陈阵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正是十一月下旬，额仑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知青的蒙古包还未发下来，陈阵被安排住在毕利格老人家里，分配当了羊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随老人去 80 多里外的场部领取学习文件，顺便采购了一些日用品。临回家时，老人作为牧场革委会委员，突然被留下开会，可是场部指示那些文件必须立即送往大队，不得延误。陈阵只好一人骑马回队。临走时，老人将自己那匹又快又认家的大青马，换给了陈阵，并再三叮嘱他，千万别抄近道，一定要顺大车道走，一路上隔上二三十里就有蒙古包，不会有事的。

陈阵一骑上大青马，他的胯下立即感到了上等蒙古马的强劲马力，就有了快马急行的冲动。刚登上一道山梁，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窝拉山头，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脑后，率性地放弃了绕行二十多里地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改而径直抄近路插向大队。

天越来越冷，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雪面的寒气升上半空，皮袍的皮板也已冻硬。陈阵晃动胳膊、皮袍肘部和腰部，就会发出嚓嚓的磨擦声。大青马全身已披上了一层白白的汗霜，马踏厚厚积雪，马步渐渐迟缓。丘陵起伏，一个接着一个，四周是望不到一缕炊烟的蛮荒之地。大青马仍在小跑着，并不显出疲态。它跑起来不颠不晃，尽量让人骑着舒服。陈阵也就松开马嚼子，让它自己掌握体力、速度和方向。陈阵忽然一阵战栗，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他怕大青马迷路，怕变天，怕暴风雪，怕冻死在冰雪荒原上，但就是忘记了害怕狼。

快到一个山谷口，一路上大青马活跃乱动、四处侦听的耳朵突然停住了，并且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后方，开始抬头喷气，步伐错乱。陈阵这还是第一次在雪原上单骑走远道，根本没意识到前面的危险。大青马急急地张大鼻孔，瞪大眼睛，自作主张地改变方向，想绕道而走。但陈阵还是不解马意，他收紧嚼口，拨正马头继续朝前小跑。马步越来越乱，变成了半走半跑半颠，而蹄下却蹬踏有力，随时就可狂奔。陈阵知道在冬季必须爱惜马力，死死地勒住嚼子，不让马奔起来。

大青马见一连串的提醒警告不起作用，便回头猛咬陈阵的毡靴。陈阵突然从大青马恐怖的眼球里看到了隐约的危险。但为时已晚，大青马哆嗦着走进了阴森山谷喇叭形的开口处。

当陈阵猛地转头向山谷望去时，他几乎吓得栽下马背。距他不到 40 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下，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蒙古狼。全部正面或侧头瞪着他，一片锥子般的眼光飕飕飞来，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离他最近的正好是几头巨狼，大如花豹，足足比他在北京动物园里见的狼粗一倍、高半倍、长半个身子。此时，十几条蹲坐在雪地上的大狼呼地一下全部站立起来，长尾统



统平翘，像一把把即将出鞘的军刀，一副弓在弦上、居高临下、准备扑杀的架势。狼群中一头被大狼们簇拥着的白狼王，它的脖子、前胸和腹部大片的灰白毛，发出白金般的光亮，耀眼夺目，射散出一股凶傲的虎狼之威。整个狼群不下三四十头。后来，陈阵跟毕利格详细讲起狼群当时的阵势，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额上的冷汗说，狼群八成正在开会，山那边正好有一群马，狼王正给手下布置袭击马群的计划呢。幸亏这不是群饥狼，毛色发亮的狼就不是饿狼。

陈阵在那一瞬其实已经失去任何知觉。他记忆中的最后感觉是头顶迸出一缕轻微但极其恐怖的声音，像是口吹足色银元发出的那种细微振颤的铮铮声。这一定是他的魂魄被击出天灵盖的抨击声。陈阵觉得自己的生命曾有过几十秒钟的中断，那一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灵魂出窍的躯壳，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很久以后陈阵回想那次与狼群的遭遇，内心万分感激毕利格阿爸和他的大青马。陈阵没有栽下马，是因为他骑的不是一般的马，那是一匹在狼阵中长大、身经百战的著名猎马。

事到临头，千钧一发之际，大青马突然异常镇静。它装着没有看见狼群，或是一副无意冲搅狼们聚会的样子，仍然踏着赶路过客的步伐缓缓前行。它挺着胆子，控着蹄子，既不挣扎摆动，也不夺路狂奔，而是极力稳稳地驮正鞍子上的临时主人，像一个头上顶着高耸的玻璃杯叠架盘的杂技高手，在陈阵身下灵敏地调整马步，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陈阵脊椎中轴的垂直，不让他重心倾斜失去平衡，一头栽进狼阵。

可能正是大青马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将陈阵出窍的灵魂追了回来。也可能是陈阵忽然领受到了腾格里（天）的精神抚爱，为他过早走失上天的灵魂，揉进了信心与定力。当陈阵在寒空中游飞了几十秒的灵魂，再次收进他的躯壳时，他觉得自己已经侥幸复活，并且冷静得出奇。

陈阵强撑着身架，端坐马鞍，不由自主地学着大青马，调动并集中剩余的胆气，也装着没有看见狼群，只用眼角的余光紧张地感觉着近在侧旁的狼群。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这几十米距离的目标，对蒙古狼来说只消几秒钟便可一蹴而就。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近，陈阵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万千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蒙古草原狼。

他感到狼王正在伸长脖子向他身后的山坡瞭望，群狼都把尖碗形的长耳，像雷达一样朝着狼王张望的方向。所有的杀手都在静候狼王下令。但是，这个无枪无杆的单人单马，竟敢如此大胆招摇地路过狼群，却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

晚霞渐渐消失。人马离狼群更近了。这几十步可以说是陈阵一生中最凶险、最漫长的路途之一。大青马又走了几步，陈阵突然感到有一条狼向他身后的雪坡跑去，他意识到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想查看他身后有无伏兵。陈阵觉得刚刚在体内焐热的灵魂又要出窍了。

大青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么镇定了。陈阵的双腿和马身都在发抖，并迅速发



生可怕的共振，继而传染放大了人马共同的恐惧。大青马的耳朵背向身后，紧张关注着那条探子狼。一旦狼探明实情，人马可能正好走到离狼群的最近处。陈阵觉得自己正在穿越一张巨大的狼口，上面是锋利的狼牙，下面也是锋利的狼牙，没准他正走到上下狼牙之间，狼口便咔嚓一声合拢了。大青马开始轻轻后蹲聚力，准备最后的拼死一搏。可是，负重的马一启动就得吃亏。

陈阵忽然像草原牧民那样在危急关头心中呼唤起腾格里：长生天，腾格里，请你伸出胳膊，帮我一把吧！他又轻轻呼叫毕利格阿爸。毕利格蒙语的意思是睿智，他希望老阿爸能把蒙古人的草原智慧，快快送抵他的大脑。静静的额仑草原，没有任何回声。他绝望地抬起头，想最后看一眼美丽冰蓝的腾格里。

突然，老阿爸的一句话从天而降，像疾雷一样地轰进他的鼓膜：狼最怕枪、套马杆和铁器。枪和套马杆，他没有。铁器他有没有呢？他脚底一热，有！他脚下蹬着的就是一副硕大的钢镫。他的脚狂喜地颤抖起来。

毕利格阿爸把自己的大青马换给他，但马鞍未换。难怪当初老人给他挑了这么大的一副钢镫，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用得着它的这一天。但老人当初对他说，初学骑马，马镫不大就踩不稳。万一被马尥下来，也容易拖镫，被马踢伤踢死。这副马镫开口宽阔，踏底是圆形的，比普通的浅口方底铁镫，几乎大一倍重两倍。

狼群正在等待探子，人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陈阵迅速将双脚退出钢镫，又弯身将镫带拽上来，双手各抓住一只钢镫——生死存亡在此一举。陈阵憋足了劲，猛地转过身，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声，然后将沉重的钢镫举到胸前，狼狠地对砸起来。

“当、当……”

钢镫击出钢锤敲砸钢轨的声响，清脆高频，震耳欲聋，在肃杀静寂的草原上，像刺耳刺胆的利剑刺向狼群。对于狼来说，这种非自然的钢铁声响，要比自然中的惊雷声更可怕，也比草原狼最畏惧的捕兽钢夹所发出的声音更具恐吓力。陈阵敲出第一声，就把整个狼群吓得集体一哆嗦。他再猛击几下，狼群在狼王的率领下，全体大回转，倒背耳朵，缩起脖子像一阵黄风一样，呼地向山里奔逃而去。连那条探狼也放弃任务，迅速折身归队。

陈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可怕庞大的蒙古狼群，居然被两只钢镫所击退。他顿时壮起胆来，一会儿狂击马镫，一会儿又用草原牧民的招唤手势，抡圆了胳膊，向身后的方向大喊大叫：豁勒登！豁勒登！（快！快！）这里的狼，多多的有啦。

可能，蒙古狼听得懂蒙古话，也看得懂蒙古猎人的手势猎语。狼群被它们所怀疑的蒙古猎人的猎圈阵吓得快速撤离。但狼群撤得井然有序，急奔中的狼群仍然保持着草原狼军团的古老建制和队形，猛狼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陈阵看呆了。

狼群一眨眼的工夫就跑没影了，山谷里留下一大片雪雾雪沙。

天光已暗。陈阵还没有完全认好马镫，大青马就弹射了出去，朝它所认识的



最近营盘冲刺狂奔。寒风灌进领口袖口，陈阵浑身的冷汗几乎结成了冰。

狼口余生的陈阵，从此也像草原民族那样崇敬起长生天腾格里来了。并且，他从此对蒙古草原狼有一种着了魔的恐惧、敬畏和痴迷。蒙古狼，对他来说，决不是仅仅触及了他的灵魂，而是曾经击出了他灵魂的生物。在草原狼身上，竟然潜伏着、承载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虚无却又坚固的东西，可能就是人们心灵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图腾。陈阵隐隐感到，自己可能已经闯入草原民族的精神领域。虽然他偶然才撞开了一点儿门缝，但是，他的目光和兴趣已经投了进去。

此后的两年里，陈阵再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大狼群。他白天放羊，有时能远远地见到一两条狼，就是走远道几十里上百里，最多也只能见到三五条狼。但他经常见到被狼或狼群咬死的羊牛马，少则一两只，两三头，三四匹，多则尸横遍野。串门时，也能见到牧民猎人打死狼后剥下的狼皮筒子，高高地悬挂在长杆顶上，像狼旗一样飘扬。

毕利格老人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雪窝里，眯眼紧盯着草坡上的黄羊和越来越近的狼群，对陈阵低声说：再忍一会儿，哦，学打猎，先要学会忍耐。

有毕利格老人在身边，陈阵心里踏实多了。他揉去睫毛上的霜花，冲着老人坦然眨了眨眼，端着望远镜望了望侧对面山坡上的黄羊和狼群包围线，见狼群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自从有过那次大青马与狼群的短兵相接，他早已明白草原上的人，实际上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狼群近距离的包围之中。白天放羊，走出蒙古包不远就能看到雪地上一行行狼的新鲜大爪印，山坡草甸上的狼爪印更多，还有灰白色的新鲜狼粪；在晚上，他几乎夜夜都能见到幽灵一样的狼影，尤其是在寒冬，羊群周围几十米外那些绿莹莹的狼眼睛，少时两三对、五六对，多时十几对。最多的一次，他和毕利格的大儿媳嘎斯迈一起，用手电筒数到过二十五对狼眼。原始游牧如同游击行军，装备一律从简，冬季的羊圈只是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子搭成的半圆形挡风墙，只挡风不挡狼。羊圈南面巨大的缺口全靠狗群和下夜的女人来守卫。有时狼冲进羊圈，狼与狗厮杀，狼或狗的身体常常会重重地撞到蒙古包的哈那墙，把包里面贴墙而睡的人撞醒。陈阵就被狼撞醒过两次，如果没有哈那墙，狼就撞进他的怀里来了。处在原始游牧状态下的人们，有时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远。只是陈阵至今尚未得到与狼亲自交手的机会。极擅夜战的蒙古草原狼，绝对比华北的平原游击队还要神出鬼没。在狼群出没频繁的夜晚，陈阵总是强迫自己睡得惊醒一点儿，并请嘎斯迈在下夜值班的时候，如果遇到狼冲进羊群就喊他的名字，他一定出包帮她一起轰狼打狼。毕利格老人常常捻着山羊胡子微笑，他说他从来没见过对狼有这么大兴头的汉人。老人似乎对北京学生陈阵这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很满意。

陈阵终于在来草原第一年隆冬的一个风雪深夜，在手电灯光下，近距离地见到了人狗与狼的恶战……

“陈陈（阵）！”“陈陈（阵）！”

那天深夜，陈阵突然被嘎斯迈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当他急冲冲穿上毡靴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透过雪花乱飞的手电光亮，他竟然看到嘎斯迈正拽着一条大狼的长尾巴。这条狼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长，而她居然想把狼从挤得密不透风的羊群里拔出来，狼拼命地想回头咬人，可是吓破胆的傻羊肥羊们既怕狼又怕风，拼命往挡风墙后面的密集羊群那里前扑后拥，把羊身体间的落雪挤成了臊气烘烘的蒸气，也把狼的前身挤得动弹不得。狼只能用爪扒地，向前猛蹿乱咬，与嘎斯迈拼命拔河，企图冲出羊群，回身反击。陈阵跌跌撞撞地跑过去，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嘎斯迈身后的两条大狗也被羊群所隔，干着急无法下口，只得一个劲狂吼猛叫，压制大狼的气焰。毕利格家的其他五六条威猛大狗和邻家的所有的狗，正在羊群的东边与狼群死掐。狗的叫声、吼声、哭嚎声惊天动地。陈阵想上前帮嘎斯迈，可两腿抖得就是迈不开步。他原先想亲手触摸一下活狼的热望，早被吓得结成了冰。嘎斯迈却以为陈阵真想来帮她，急得大叫：别来！别来！狼咬人。快赶开羊！狗来！

嘎斯迈身体向后倾斜狠命地拽狼尾，拽得满头大汗。她用双手掰狼的尾骨，疼得狼张着血盆大口倒吸寒气，恨不得立即回身把人撕碎吞下。狼看看前冲无望，突然向后猛退，调转半个身子，扑咬嘎斯迈。刺啦一声，半截皮袍下摆被狼牙撕下。嘎斯迈的蒙古细眼睛里，射出像母豹目光般的一股狠劲，拽着狼就是不松手，然后向后猛跳一步，重新把狼身拉直，并拼命拽狼，往狗这边拽。

陈阵急慌了眼，他一面高举手电筒对准嘎斯迈和狼，生怕她看不清狼，被狼咬到；一面抡起马棒朝身边的羊劈头盖脑地砸下去。羊群大乱，由于害怕黑暗中那只大狼，羊们全都往羊群中的手电光亮处猛挤，陈阵根本赶不动羊。他发现嘎斯迈快拽不动恶狼了，她又被狼朝前拖了几步。

“阿、阿孃！阿孃！”惊叫的童声传来。

嘎斯迈的九岁儿子巴雅尔冲出了蒙古包，一见这阵势，喊声也变了调。但他立即向妈妈直冲过去，几乎像跳鞍马一般，从羊背上跳到了嘎斯迈的身边，一把就抓住了狼尾。嘎斯迈大喊：抓狼腿！抓狼腿！巴雅尔急忙改用两只手死死抓住了狼的一条后腿，死后拽，一下子减弱了狼的前冲力。母子两人总算把狼拽停了步。营盘东边的狗群继续狂吼猛斗，狼群显然在声东击西，牵制狗群的主力，掩护冲进羊群的狼进攻或撤退。羊群中西部的防线全靠母子二人顽强坚守，不让这条大狼从羊圈挡风毡墙的西边，冲赶出部分羊群。

毕利格老人也已冲到羊群边上，一边轰羊一边朝东边的狗大叫：巴勒！巴勒！“巴勒”蒙语的意思是虎，这是一条全队最高大、凶猛亡命、带有藏狗血统的杀狼狗，身子虽然不如一般的大狼长，但身高和胸宽却超过狼。听到主人的唤声，巴



勒立即退出厮杀，急奔到老人的身边。一个急停，哈出满嘴狼血的腥气。老人急忙拿过陈阵手里的电筒，用手电光柱朝羊群里的狼照了照。巴勒猛晃了一下头，像失职的卫士那样懊丧，它气急败坏地猛然蹿上羊背，踩着羊头，连滚带爬地朝狼扑过去。老人冲陈阵大喊：把羊群往狼那儿赶！把狼挤住！不让狼逃跑！然后拉着陈阵的手，两人用力蹬着羊群，也朝狼和嘎斯迈挤过去。

恶狠狠的巴勒，急喷着哈气和血气，终于站在嘎斯迈的身边，但狼的身旁全是挤得喘不过气来的羊。蒙古草原的好猎狗懂规矩，不咬狼背狼身不伤狼皮，巴勒仍是找不到地方下口，急得乱吼乱叫。嘎斯迈一见巴勒赶到，突然侧身，抬腿，双手抓住长长的狼尾，顶住膝盖，然后大喊一声，双手拼出全身力气，像掰木杆似的，啪的一声，愣是把狼尾骨掰断了。大狼一声惨嚎，疼得四爪一松劲，母子两人呼地一下就把大狼从羊堆里拔了出来。大狼浑身痉挛，回头看伤，巴勒乘势一口咬住了狼的咽喉，不顾狼爪死抓硬踹，两脚死死按住狼头狼胸。狗牙合拢，两股狼血从颈动脉喷出，大狼疯狂地挣扎了一两分钟，瘫软在地，一条血舌头从狼嘴狼牙的空隙间流了出来。嘎斯迈抹了抹脸上的狼血，大口喘气。陈阵觉得她冻得通红的脸像是抹上了狼血胭脂，犹如史前原始女人那样野蛮、英武和美丽。

死狼的浓重血腥气向空中飘散，东边的狗叫声骤停，狼群纷纷逃遁，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不一会儿，西北草甸里便传来狼群凄厉的哀嚎声，向它们这员战死的猛将长久志哀。

我真没用，胆小如羊。陈阵惭愧地叹道：我真不如草原上的狗，不如草原上的女人，连九岁的孩子也不如。嘎斯迈笑着摇头说：不是不是，你要是不来帮我，狼就把羊吃到嘴啦。毕利格老人也笑道：你这个汉人学生，能帮着赶羊，打手电，我还没见过呢。

陈阵终于摸到了余温尚存的死狼。他真后悔刚才没有胆量去帮嘎斯迈抓那条活狼尾，错过了一个汉人一生也不得一遇的徒手斗狼的体验。额仑草原狼体形实在大得吓人，像一个倒地的毛茸茸的大猩猩，身倒威风不倒，仿佛只是醉倒在地，随时都会吼跳起来。陈阵摸摸巴勒的大头，鼓了鼓勇气蹲下身，张开拇指和中指，量起狼的身长，从狼的鼻尖到狼的尾尖，一共九拃，竟有一米八长，比他的身高还长几厘米。陈阵倒吸一口凉气。

毕利格老人用手电照了照羊群，共有三四只羊的大肥尾已被狼齐根咬断吃掉，血肉模糊，冰血条条。老人说：这些羊尾巴换这么大的一条狼，不亏不亏。老人和陈阵一起把沉重的死狼拖进了包，以防邻家的赖狗咬皮泄愤。陈阵觉得狼的脚掌比狗脚掌大得多，他用自己的手掌与狼掌比了比，除却五根手指，狼掌竟与人掌差不多大，怪不得狼能在雪地上或乱石山地上跑得那样稳。老人说：明天我教你剥狼皮筒子。

嘎斯迈从包里端出大半盆手把肉，去犒赏巴勒和其他的狗。陈阵也跟了出去，双手不停地抚摸巴勒的大脑袋和它像小炕桌一样的宽背，它一面咔吧咔吧地嚼着

肉骨头，一面摇着大尾巴答谢。陈阵忍不住问嘎斯迈：刚才你怕不怕？她笑笑说：怕，怕。我怕狼把羊赶跑，工分就没有啦。我是生产小组的组长，丢了羊，那多丢人啊。嘎斯迈弯腰去轻拍巴勒的头，连说：赛（好）巴勒，赛（好）巴勒。巴勒立即放下手把肉，抬头去迎女主人的手掌，并将大嘴往她的腕下袖口里钻，大尾巴乐得狂摇，摇出了风。陈阵发现寒风中饥饿的巴勒更看重女主人的情感犒赏。嘎斯迈说：陈陈（阵），过了春节，我给你一条好狗崽，喂狗技术多多地有啦，你好好养，以后长大像巴勒一样。陈阵连声道谢。

进了包，陈阵余悸未消说：刚才真把我吓坏了。老人说：那会儿我一抓着你的手就知道了。咋就抖个不停？要打起仗来，还能握得住刀吗？要想在草原待下去，就得比狼还厉害。往后是得带你去打狼了，从前成吉思汗点兵，专挑打狼能手。

陈阵连连点头说：我信，我信。要是嘎斯迈骑马上阵，一定比花木兰还厉害……噢，花木兰是古时候汉人最出名的女将军。

老人说：你们汉人的花……花木拉（兰），少少地有；我们蒙古人的嘎斯迈，多多地有啦，家家都有。老人像老狼王一样呵呵地笑起来。

从此以后，陈阵就越来越想近距离地接近狼，观察狼，研究狼。他隐隐感到草原狼与草原人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可能只有弄清了草原狼才能弄清神秘的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人。而蒙古草原狼恰恰是其中最神出鬼没，最神秘的一环。陈阵希望自己能多增加一些关于狼真实具体的触觉和感觉，他甚至想自己亲手掏一窝狼崽，并亲手养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草原小狼——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随着春天的临近，他对于小狼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毕利格老人是额仑草原最出名的猎手，可是，老人很少出猎。就是出猎，也是去打狐狸，而不怎么打狼。这两年人们忙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草原上传统的半牧半猎的生活，几乎像被白毛风赶散的羊群一样乱了套。直到今年冬天，大群大群的黄羊越过边境，进入额仑草原的时候，毕利格老人总算兑现了他的一半诺言，把他带到了离大狼群这么近的地方，这确实是老人训练他胆量和提高他智慧的好地方。陈阵虽然有机会与草原狼近距离地打交道了，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打狼。

然而，陈阵仍十分感激老人的用心和用意。

陈阵感到老人用胳膊轻轻碰了碰他，又指了指山坡。陈阵急忙用望远镜对准雪坡，大群黄羊还在紧张地抢草吃。但是，他看见有一条大狼竟从狼群的包围线撤走，向西边大山里跑去了。他心里一沉，悄声问老人：难道狼群不想打了，那咱们不是白白冻了大半天吗？

老人说：狼群才舍不得这么难找的机会呢，准是头狼看这群黄羊太多，就派这条狼调兵去了。这样的机会五六年也碰不上一回，看样子狼群胃口不小，真打算打一场大仗啦，今儿我可没白带你来。你再忍忍吧，打猎的机会都是忍出来的……



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号呼，因采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

其姐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嚎。

——《魏书·蠕蠕匈奴徒何高车列传》

又有六七条大狼悄悄加入了包围圈，三面包围线业已成形。陈阵用厚厚的羊皮马蹄袖拢住口鼻，低声问道：阿爸，狼群这会儿就要打围了吧？

毕利格轻声说：还得有一会儿呢，头狼还在等机会。狼打围比猎人打围要心细，你自个儿先好好琢磨琢磨，头狼在等什么？老人白毛茸茸的眉须动了动，落下些微霜花。那一顶盖额、遮脸、披肩的狐皮草原帽也结满了哈霜，将老人的脸捂得只露出眼睛，淡棕黄色的眼珠依然闪着琥珀般沉着的光泽。

两人伏在雪窝里已有大半天了。此刻，两人开始关注斜对面山坡上的黄羊。这群黄羊有近千只，几头长着黑长角的大公羊，嘴里含着一把草，抬头瞭望，并嗅着空气，其他的羊都在快速刨雪吃草。

这里是二大队冬季抗灾的备用草场，方圆二三十里地，是一片大面积的迎风山地草场。草高株密质优，狂风吹不倒，大雪盖不住。

老人小声说：你仔细看就明白了，这片草坡位置特别好，迎着前面的大风口，迎着西北风，风雪越大，雪越是站不住。我八岁那年，额仑草原碰着一次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平地的雪厚得能盖没蒙古包。幸亏大部分的人畜，在几位老人的



带领下，抢先一步，在雪下到快没膝深的时候，集中所有马群，用几千匹马冲雪踏道，再用几十群牛蹚雪踩实，开出一条羊群和牛车可以挪动的雪路雪槽，走了三天三夜，才把人畜搬到这片草场。这儿的雪只有一两尺厚，草还露出三指高的草尖。冻饿得半死的牛羊马见着了草，全都疯叫起来，冲了过去。人们全都扑在雪地上大哭，又冲着腾格里一个劲地磕头，磕得满脸是雪。到了这儿，羊和马能刨雪吃草，连不会刨雪的牛，跟在羊群马群后面捡草吃，多一半也能活到来年雪化。那些来不及搬出来的人家可就惨喽，人虽然逃了出来，可牲畜差不多全被大雪埋了。要是没有这片草场，额仑草原的人畜早就死绝了。后来，额仑草原就不怎么怕白灾了。一旦遇上白灾，只要搬到这儿来就能活命。

老人轻轻叹道：这可是腾格里赐给额仑草原人畜的救命草场。从前，牧民年年都要到对面山顶上祭拜腾格里和山神，这两年一闹运动没人敢拜了，可大伙儿心里还在拜。这片山是神山，额仑草原的牧民不论天再旱，草再缺，在春夏秋三季都不敢动这片草场。为了保住这片草场，马倌们可苦了。狼群也一直护着这片山，隔上五六年，就会到这儿杀一批黄羊，跟人似的祭山神，祭腾格里。这片神山不光救人畜，也救狼。狼比人精，人畜还没搬过来呢，它们就过来了。白天，狼躲在大山尖上的石头堆里，还有山后面雪硬的地方。夜里下来刨开雪吃冻死的牛羊。狼只要有东西吃，就不找人畜的麻烦。

几朵蓬松的白云，拂净了天空。老人抬眼望着冰蓝的腾格里，满目虔诚。陈阵觉得只有在西方的宗教绘画中才能看到如此纯净的目光。

今年这片草场的雪来得早，站得稳。草的下半截还没有变黄就被雪盖住，雪下的草就像冰窖里储存的绿冻菜，从每根空心草管和雪缝里往外发散着淡淡的绿草芳香。被北方邻国大雪和饥饿压迫而越境的黄羊群，一到这儿就像遇到了冬季里的绿洲，被绿草香气所迷倒，再也不肯转场。个个的肚子吃得滚瓜溜圆，宛如一个个硕大的腰鼓，撑得都快跑不动了。

只有草原狼王和毕利格老人，才能料到黄羊群会在这里犯大错。

这群黄羊还不算庞大，在陈阵来额仑草原的第一年，时不时地就能见到上万只的特大黄羊群。据场部干部说，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北方几大军区的部队，用军车和机枪到草原猎杀过无数黄羊，以供军区机关肉食。结果把境内的黄羊都赶到境外去了。这些年，边境军事形势紧张，大规模捕杀黄羊的活动已经停止，广袤的额仑草原又可以见到蔚为壮观的黄羊群。陈阵放羊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庞大的黄羊群，宛如铺天盖地的草原贴地黄风，从他的羊群旁边轻盈掠过，吓得绵羊山羊扎成堆，瞪着眼，惊恐而羡慕地看着那些野羊自由飞奔。

额仑草原的黄羊根本不把无枪的人放在眼里。一次，陈阵骑马拦腰冲进密密麻麻的黄羊群，试图趁乱套上一只，尝尝黄羊肉的美味。可是黄羊跑得太快了，它们是草原上速度最快的四蹄动物，即便是草原上的最快的猎狗和最快的大狼也追不上。陈阵鞭马冲了几次，但连根黄羊毛也碰不着。黄羊继续飞奔跳跃，把他



晾在黄羊群当中，黄羊就从他两旁几十米的地方掠过，再到前面不远处重新合拢，继续赶路。惊得他只有站在原地呆呆欣赏的份了。

眼前的这群黄羊只能算作中型羊群，但是，陈阵觉得，对于几十条狼为一群的大狼群，这群黄羊仍然太大了。都说狼子野心是世上最大的野心，他很想知道狼群的胃口和野心有多大，也很想知道狼群打围的本事有多高。

狼群对这次打围的机会非常珍惜，它们围猎的动作很轻很慢。只要羊群中多了几只抬头瞭望的公羊，狼群就会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连呼出的白气也极轻极柔。

黄羊群继续拼命抢草吃。两人静下心来等待。老人轻声说：黄羊可是草原的大害，跑得快，食量大，你瞅瞅它们吃下了多少好草。一队人畜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这片好草场，这才几天，就快让它们祸害一小半了。要是再来几大群黄羊，草就光了。今年的雪大，闹不好就要来大白灾。这片备灾草场保不住，人畜就惨了。亏得有狼群，不几天准保把黄羊全杀光逃跑。

陈阵吃惊地望着老人说：怪不得您不打狼呢。

老人说：我也打狼，可不能多打。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你们汉人总不明白这个理。

陈阵说：这是个好理，我现在能明白一点儿了。陈阵心里有些莫名的激动，他好像能模模糊糊地看到狼图腾的幻影。在两年前离开北京之前，他就阅读和搜集了许多有关草原民族的书籍，那时他就知道草原民族信奉狼图腾，但直到此时他才好像开始理解，草原民族为什么把汉人和农耕民族最仇恨的狼，作为民族的兽祖和图腾。

老人笑咪咪地望了陈阵一眼说：你们北京学生的蒙古包支起来一年多了，可围毡太少，这回咱们多收点儿黄羊，到收购站，供销社多换点儿毡子，让你们四个过冬能暖和一点儿。陈阵说：这太好了，我们包就两层薄围毡，包里的墨水瓶都冻爆了。老人笑道：你看，眼前这群狼，马上就要给你们送礼来了嘛。

在额仑草原，一只大的冻黄羊连皮带肉可卖 20 元钱，几乎相当于一个羊倌小半个月的固定工分收入。黄羊皮是上等皮夹克的原料。据收购站的人说，飞行员的飞行服就是用黄羊皮做的。中国的飞行员还穿不上呢。每年内蒙古草原出产的黄羊皮全部出口，到苏联、东欧换钢材、汽车和军火；黄羊的里脊肉又是做肉罐头的上等原料，也统统出口。最后剩下的肉和骨头才留给国人享用，是内蒙古各旗县肉食柜台上的稀货，凭票证供应。

这年冬季黄羊大批入境，已使得边境公社牧场和旗县领导兴奋不已。各级收购站已腾出库房，准备敞开收购。干部、猎人和牧民像得到大鱼汛的渔民一样，打算大干一场。猎人和马倌的腿快，全队大部分的猎手马倌已经骑上快马，带上猎狗和步枪去追杀黄羊去了。陈阵整天被羊群拴住，又没有枪和子弹。再说，羊倌只有四匹马，不像马倌有七八匹、十几匹专用马。知青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猎手



们去赶猎。前天晚上，陈阵去了猎手兰木扎布的蒙古包，黄羊群过来没几天，他已经打了11只大黄羊了，有一枪竟连穿两只。几天的打猎收入就快赶上马倌三个月的高工资。他得意地告诉陈阵，他已经把一年的烟酒钱挣了出来，再打些日子，就想买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把新的留在家里，把旧的带到马倌的流动小包去。在他的包里，陈阵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黄羊手把肉，他觉得这才是草原上真正的野味。善跑的黄羊，身上没有一点儿肥肉，每一根肉丝纤维都是与狼长期竞技而历练出来的精华，肉味鲜得不亚于狍子肉。

自从黄羊群闯入额仑草原，全队的北京知青一下子失落得像二等公民。两年下来，知青已经能独立放牛放羊，可是狩猎还一窍不通。然而，在内蒙古中东部边境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中，狩猎好像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蒙古民族的先祖是黑龙江上游森林中的猎人，后来才慢慢进入蒙古草原半猎半牧的，狩猎是每个家庭的重要收入，甚至是主要收入的来源。在额仑草原的牧民中，马倌的地位最高，好猎手大多出于马倌。可是知青中能当上马倌的为数甚少，而当上马倌的知青还只有初入师门的学徒身份，离一个好马倌还差得老远。所以，当这次大猎汛来临，差点儿认为自己已成为新牧民的北京知青们，才发现他们根本靠不上边。

陈阵吃饱了黄羊肉，收下了兰木扎布大哥送给他的一条黄羊腿，便悻悻地跑到了毕利格老人的蒙古包。

知青们虽然都早已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陈阵仍喜欢经常到老阿爸那里去。这个蒙古包宽大漂亮，殷实温暖。内墙一周挂着蒙藏宗教图案的壁毯，地上铺着白鹿图案的地毯。矮方桌上的木托银碗和碗架上的铜盆铝壶，都擦得锃亮。这里天高皇帝远，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破到老人壁毯地毯上来。陈阵的那个蒙古包，四个知青都是北京某高中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三个是“黑帮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由于境遇相似，思想投缘，对当时那些激进无知的红卫兵十分反感，故而在1967年冬初，早早结伴辞别喧嚣的北京，到草原寻求宁静的生活，彼此相处得还算融洽。毕利格老人的蒙古包，就像一个草原部落大酋长的营帐，让陈阵得到更多的爱护和关怀，使他倍感亲切和安全。

两年来，老人的全家已经把他当作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而陈阵从北京带来的满满两大箱书籍，特别是有关蒙古历史的中外书籍，更拉近了老阿爸和他的这个汉族儿子的关系。老人极好客，他曾经有过几个蒙古族说唱艺人的朋友，知道不少蒙古的历史和传说。老人见到陈阵的书，尤其是插图和地图，马上就对中国、俄国、波斯及其他国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写的蒙古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半通汉语的毕利格老人抓紧一切时间教陈阵学蒙话，想尽早把书中的内容弄清楚，也好把他肚子里的蒙古故事讲给陈阵听。两年下来，这对老少的蒙汉对话，已经进行得相当流畅了。

但是，陈阵还是不敢将中国古人和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对蒙古民族的仇视和敌意的内容讲给老人听。到了草原，陈阵不敢再吟唱岳飞的《满江红》，不敢“笑